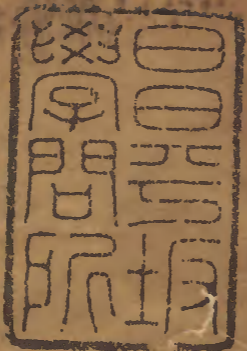


學規類編 十一之四



漢書門		九四三九	類
一〇	函	號	
三四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	號	
一〇	函	
三四	架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35)
函號	299 47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候官張 韓彤伯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海澄鄭亦鄒居仲

全校

古田施松齡青侯

莆田卓如松特峙

存養

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程

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

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

學夫類編 卷之十一 正言堂
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
生矣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
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
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
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
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
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克湏是涵養久則氣克自然物
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
於無故不撤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
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
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
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
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
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

學規辨錄 卷之十一 二 正言堂
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

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開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閑有所主 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

地滾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因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

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
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
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 學
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
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
而克之皆不難乎爲力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捉搦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
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
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

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
自難止曰旣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 涵養比心須用
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
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
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
害其生耶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
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
也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
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
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

學類編 卷之十一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
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
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
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
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
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
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
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聖人之心如明鏡
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
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

耳存者道心也亾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
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亾而異其名耳方其亾
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亾出入之
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亾出入之心來換却
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亾不亾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
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
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
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

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 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治復禮工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論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

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
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
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
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
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
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
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
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
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
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

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
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剖分識得虛靈本體
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薛文清曰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閑事上
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閑事熟誠能移在閑事上
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不知操持
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
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
與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

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
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
容節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
放逸動時差錯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
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 靜能
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涵養省察雖是
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
功易也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
則靈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
不入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

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
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
之本體自如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
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
春則發達克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
物不盛而疫厲作矣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
持養工夫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
則才疎才大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
完密則才德全矣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

惰慢便昏瞶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存養卽所以立本，窮理卽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着，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爲我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旣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躍同活潑潑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
十一
正言堂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

永福林起渭伊仲

候官張文晃峴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閩縣林縉于紳

全校

古田楊振綱明憲

持敬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執事渾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一 正言堂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
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
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
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
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
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
斷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
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
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
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
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
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
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二言堂
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
爲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
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
退聽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
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
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
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問靜時多爲思慮紛
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
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

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
名故本原固有者日以加昏蔽豈不可惜 問敬而無失
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
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
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
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敬通貫動靜而
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
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
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
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

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

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治則是去其惡草也 涵養湏用敬處事湏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纔行是義

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
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
敬義不是兩事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
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
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
不出此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
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也人之有是心也
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湏臾以寧
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

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
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
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度乎
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
可以體敬焉卽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
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
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
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
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

那箇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北溪陳氏曰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
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
德之聚正如此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
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
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
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
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
意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

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敬
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
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
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魯齋許氏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
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
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
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薛文清曰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
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爲善皆發先聖所未發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斯須苟且卽非敬矣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亾百體懈弛而

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與不輕妄則厚重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卽應事不錯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

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
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
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敬是方做工夫
誠是已成就處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棹上頭頂一小
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
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
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
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
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
間皆一誠敬之心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
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
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
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
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
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
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
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
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二 子言堂
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斃之戒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
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敬便
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
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
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只致其恭敬
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
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
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
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

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
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
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
無主曰似是而非也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
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
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地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
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
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
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
純一亦敬也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

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堅

羅整菴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人心動靜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明且出王游衍卽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庶盡事天之道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與天一矣

論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

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湏是靜坐方能收斂 或問不

學方類編 卷之十二 二言堂
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
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
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
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
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
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箒之禮至於學詩學樂
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
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
不曾做得不奈何湏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

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
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
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
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
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湏
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
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
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
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
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湏有箇

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
 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
 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
 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
 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湏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
 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
 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
 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
 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
 則動事過
了靜如潮頭高船也
 高潮頭下船也下 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

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
 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
 者湏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
 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
 只管恁地 心於未遇事時湏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
 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
 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湏是收斂
 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
 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

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纔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收拾則讀書無滋

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

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頭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日晝之梏亾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胡敬齋曰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擾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白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斷學類編本館自刊
 歷代諸家言學地處
 皆也世是博取其
 益歸者體道者用
 則亦不為其
 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

閩縣陳 仁子容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田生

全校

福清薛士璣仲箕

候官張文炅峴玉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
 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
 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妄動
 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

學方類編 卷之十三 五言堂
失之二失也况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 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

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頃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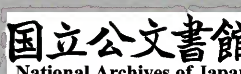
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人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湏是警省 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及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治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湏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三
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
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
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
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
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
待商量賂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
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
易而不難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
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
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便是善不中節便是

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
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
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
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
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
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
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
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
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
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

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捉一物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常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湏是持敬持敬以靜為

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一 五 正誼堂
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
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
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
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
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
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
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
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
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
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

點則自見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
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
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
凡人之心不存則亾而無不存不亾之時故一息之頃
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亾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
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
陷於惡而不自知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
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
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
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

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
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
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
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
接物時也常別挾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物便不至於
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
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
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
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

已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
分明方得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
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
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
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
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
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
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
曉畢竟無與我事湏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
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

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克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

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如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旦晝梏亾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

學友類編 卷之十三 正誼堂
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薛文清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

也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
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
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未應事時常把守此心
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旣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
失 當悔者旣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 有
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
其差而心卽正 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
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
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閒而入矣

胡敬齋曰日用間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
省察只徇己之病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
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
時惕然自省卽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孟子發夜氣之說
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
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
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
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

古田楊振綱明憲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福清翁葉峻維幾

全校

漳浦蔡世遠聞之

候官廖鳳翮長傳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始於

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古人言

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

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

學夫類編 卷之十四 正誼堂
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
蓋知之者難也 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
謂誠也已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
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
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
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
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
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
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 盡得天下之物須

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既知之又行
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
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
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
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
昂其實只是一事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
養心之助 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

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

謂知皆擴而克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然合

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

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

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

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

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

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

者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

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

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

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

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

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

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

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

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

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

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

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

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

精粗自無二致也 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出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五言詩
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
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
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
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
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
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
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
儘行得而知不得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
則不可不寬

南軒張氏曰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
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
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
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
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
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
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
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

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孟子猶以其行不揜為狂况下此者哉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口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啟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

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感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薛文清曰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

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

則無以有諸己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有人爲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知爲何物也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

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
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
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羅整菴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
知能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
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
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
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
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

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
凡聖賢言語湏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
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
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
一語便要硬說心卽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
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湏
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來也然乾始物坤成物固自有
先後之序矣其在學者則致知力行工夫要當並進固

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議擬第成一場閑說話耳果何益哉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

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鞞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五峯胡氏曰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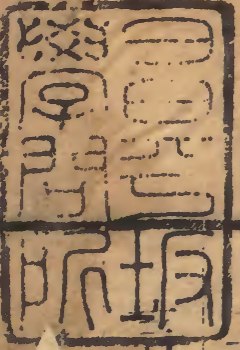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
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
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
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
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
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
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
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
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薛文清曰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
知道則言自簡以非道不敢言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
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
寐亦安 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
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德進則言自簡輕言則納侮 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
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
而無妄發之失矣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
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 與人言宜和氣從
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

志亦爲動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人不謀諸已而強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最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大小也謹之羣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羅整菴 幸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看來說得道理分明自是難事見之不真者不待論亦有心下了了而發脫不出者却是口才短也此則須要涵養涵養得熟終久說出來亦無病痛若本無實見而揣摩想像以爲言言語雖工文字雖妙其病痛必不能免 義理愈窮究愈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愈難爲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爲知



學苑 卷之十四 言也

